

還君明珠雙淚垂

郭沫若的異國婚姻

●萬國雄（大陸作家）

從一而終髮妻含悲

郭沫若在他八十六年的人生旅途中，先後娶妻三房，三房天各一方，苦樂迥異。他和日本女郎安娜的愛情，曾經是那麼堅貞，其信誓旦旦有如：「冬雷震震夏雨雪，方始與君別」。

冬天並未雷鳴，夏天也未雪飄，但郭沫若與安娜的愛情在譜出無數動人詩篇之後，終於愛斷情絕，留下無限遺憾。與郭沫若白頭偕老的是于立群女士。郭沫若對其髮妻張瓊華始終沒有給過愛情，只有同情。

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，郭沫若出生在四川省樂山縣沙灣鎮一個中等工商業者兼地主的家庭，原名郭開貞，號尚武。沙灣鎮位於大渡河畔和峨嵋山麓，風景秀麗，充滿詩情畫意。

偏愛詩歌的母親杜蓀福給郭沫若上了「詩教」第一課。郭二、三歲時，便能朗誦「

些唐詩絕句。到六、七歲時，已把《詩經》、《唐詩三百首》和《千家詩》唸得透熟。李白、屈原等的作品，對郭爾後詩歌的浪漫主義傾向起著巨大影響。

郭沫若在中學課餘時，閱讀林琴南翻譯的英國哈葛德的小說《迦茵小傳》，書中聰慧美麗的女主人公迦茵，為他傾倒；幻想有朝一日能夠得到像迦茵姑娘一樣的愛情，死也甘心。

五嫂過門後，在郭的大家庭中獨能與郭沫若相和，拘於舊禮教，郭不能娶她，郭二十一歲時，父母通過媒妁之言，命令郭與素不相識的舊式女子張瓊華拜堂成親。郭逆來順受，不願傷父母的心。郭沒有羞辱張瓊華，怕她尋短。郭內心極其苦悶彷徨，於婚後第五天便離家回成都學校去了。次年索性東渡日本留學，置母親「休作異邦遊」的囑咐於不顧。

郭沫若與張瓊華在洞房花燭夜裡，也曾一度雲雨，但天公無情，未能賜給瓊華一粒

愛種，致使瓊華上無承歡公婆之寶，下無兒孫繞膝之樂。張瓊華恪守「從一而終」的神聖禮教，從此身為郭家人，死為郭家鬼；哪怕人嘲笑，何懼閨閣涼。

年復一年，十載又十載，已是一九三九年春天，郭沫若才有機會回到沙灣鎮，探望年邁的父親，叩吊七年前病逝的母親靈位。這時，郭沫若與日本女郎安娜已結婚二十餘年，獲得兒女五個。當一九三七年郭拋離離婦回國後又與于立群小姐相愛而同居，于已懷孕，即將補行婚禮。郭身負雙重歉疚，故在兩星期的探假期中，盡量找機會和張瓊華談談天，還說點笑話，聊作補償。瓊華心花怒放綻露到了郭家二十六年來的第一次爽朗笑容。雖然丈夫另有兩位新歡，並沒有摒棄她這位元配夫人。今天丈夫是位才華橫溢的名家，她深感自豪。

斗轉星移，又是十七年過去，張瓊華已經年逾古稀，還希望晚年與丈夫一見，乃於一九五六年萬里迢迢地從四川奔赴北京。郭

沫若忙於國事，未能接見，只是吩咐工作人員好生招待她，希望她在北京多住幾天，還問她有什麼要求。她並沒有提出什麼要求，也沒有多住幾天，便知趣地但也不無遺憾地回四川老家了。張瓊華認為命該如此，還有什麼可想可說可求的呢！

異國戀情詩情泉湧

一九一四年一月中旬，郭沫若隨大哥之友張瑜從北京去到日本東京，開始十年的留學生涯。他考讀官費的東京一高預備班醫科，把文學喜好暫時壓在心底。一九一五年七月，升讀岡上六高第三部醫科。一九一六年八月初，他到東京聖路加醫院為病逝的好友陳龍驤料理後事時，邂逅一位護士小姐，「啊！好一副美麗的面孔，好一位聰慧的女郎，似曾見過，那不正是迦茵姑娘嗎？」

護士小姐芳名「佐藤富子」，真是「像詩一樣姣好的名字」。富子說她確喜歡詩，那天她在病房裡聽到郭沫若和陳龍驤共同朗誦《死到祖國去》的詩句時，很受感動。

佐藤富子出身於日本北海道一個世代書香的大家庭，父親是位牧師。她的祖先在五、六百年前就同中國有來往，家中珍藏了不少中國古書，她從小喜歡中國，特別崇拜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。

對詩的共同愛好，使一對異國青年的心靈相通，互相傾慕。第一次見面便說定以兄妹相稱。

一年前保守的母親替富子作主了一門婚事並訂下了婚期；堅強的富子在婚期前夕離家出走，到東京聖路加醫院當一名實習看護。父親多次找上門來勸她回家，她寧願遭到開除家籍的處分，也不改初衷。

這對異國兄妹的婚姻遭遇竟如此相似。哥哥回到岡山與妹妹的通訊中，後悔自己未能像妹妹那樣勇敢地拒婚，深怕妹妹不原諒哥哥。但坦蕩大度的妹妹完全理解哥哥，同情哥哥。

愛苗很快在這對詩歌和醫學雙重同道的異國兄妹中生長起來；兩個月後，情火熊熊的沫若迫不及待地趕到東京與富子作第二次見面；他們到東京郊外旅遊了五天。沫若的詩與隨著愛情的升華如火山般爆發出來，從此寫下了中國五四運動中最早的許多新詩試作：沫若的妙筆生出了花般的詩句：

「靜靜的天空，
掛著勾月一輪。
東方的天角，
已有玉兔漸漸高升。
遠遠望著她遠去的倩影，
回憶著離別時的最後一吻。
啊！那甜甜的一吻啊，
竟使我的魂兒飄忽飛升。
……………」

妹妹讀到哥哥的代信白話詩欣喜若狂，愛不釋手。她希望「才華橫溢的哥哥多把心思通過美妙的詩歌盡情抒發出來，無論是樂

是憂，你的一半都分一半給我吧！因為我們已經互為一心，互為一體。」

這對兄妹閃電式的愛情已經成熟，沫若建議富子到岡山來同居。

在這當口，富子的父親又找上門來，苦勸她：「回家吧！你的母親和七個兄弟姐妹都朝夕不停地為你祈禱。你是我最寵愛的女兒，我們真的不能沒有你。以前的事我們可以再商量。」

富子的心已有了歸宿，不可逆轉。「父親啊！原諒你這不孝的女兒吧！」

富子含著淚給哥哥寫信：「假若我不能走我已經走定了的路，我寧肯死……我是永遠屬於哥哥的，屬於哥哥祖國的，永遠永遠，決不背叛，……即使是有朝一日你拋棄了我，我也不會詛咒你。我那時只能責怪自己的命運，而不會去怨天尤人的。」

沫若早已在岡山附近租了一處房子，他對房東太太說，他父親領養的妹妹要來了。妹妹既是中國父親領養的，便應有一個中國名字。沫若心目中的富子，與他崇拜的托泰斯泰筆下的安娜·卡列妮娜多麼相似；富子也深深同情安娜的追求和反抗精神。於是，沫若替富子取名為「郭安娜」。

沫若與安娜由同居而生大兒子和生。這時，他倆分別寫信通知家人。安娜終於受到逐出家門的嚴厲處分。沫若最終得到了家庭的承認，瓊華聲稱她是明媒正娶的元配，計較的只是名分而已。

一個美麗聰慧的日本大家小姐，其正義感超越了狹隘的民族感情，與一個結過婚的中國窮學生結合，怎不深深震動詩人的心田呢？詩人寫下許多讚美安娜的美妙詩篇，歌頌他倆的萬般真情，千種摯愛；祝福他倆的愛心永紅，情意長青。

幸遇伯樂名噪一時

沫若在六高第二部醫科畢業後，便偕妻攜子從岡山遷居福岡，進入九州大學醫科。福岡是日本九州島的中心城市，島的北部有聞名的充滿詩情畫意的博多灣。

安娜希望沫若專心學醫，將來成為一個醫學家，有謀生養家之技。但沫若壓在心底的文學興趣，不時迸發出來。沫若和福岡幾位中國留學生組織的小文化團體「夏社」，訂購了五四運動中富有革新氣象的上海《時事新報》；當沫若讀到一九一九年九月初《時事新報》副刊《學燈》上康白清所寫的《送慕韓往巴黎》時，「啊！原來就是我們叫了出來，我們就要去做之類平淡無味的詞句。」沫若驚喜地對安娜說：「我從這首詩來反面印證了我以前所寫的詩是很好的作品。」

「沫若立即把《抱和兒浴博多灣》和《鷺鷥》兩首新詩寄給《時事新報》。只一星期後，便一字不易地發表出來。」

之前，郭沫若曾經多次文學嘗試，都明珠暗投，歸於失敗，現在總算遇上了伯樂，而且從此名噪一時，時年二十七歲。

沫若之名取之於他家鄉的兩條大河沫水和若水。在向《時事新報》寫稿之前，沫若一直用「郭開貞」之名。

《學燈》的編輯宗白華不久接替郭虞裳作為《學燈》主編，他特別器重沫若，來詩必登，有時整版刊出，促使沫若的詩歌創作迎來第一個高潮。沫若的詩歌在國內青年中起到巨大反響，同時獲得國外青年的高度美評。

沫若筆下的新詩，擺脫了舊詩的格律，趨向自由，但繼承了舊詩的韻腳，讀之自然流暢，意味無窮。它具有豐富的想像力和浪漫主義色彩。特別是他爾後劃時代的傑作《女神》，開一代詩風，出色地表現了五四運動的戰鬥精神和二十世紀的時代精神。沫若被譽為白話詩的聖手，其文學成就，堪與魯迅媲美。

安娜慶幸自己的愛侶在詩歌創作上喜獲豐收，但她還是希望沫若適可而止。到一九二〇年夏，宗白華離開《學燈》到德國留學，沫若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沒有發表作品，也就沒有稿費收入，一家四口的生計日益困難，安娜才知道沫若努力寫詩的另一重意義。

沒隔多久，《時事新報》主筆張東蓀函約沫若翻譯歌德名著《浮士德》；沫若用了一個月功夫譯完其第一部，將譯稿放進壁櫥裡，誰知竟被老鼠咬得七零八落。安娜對沫若苦笑說：「這次可不是我阻擋你當文學家了，還是好好上醫學課吧！」

這期間，沫若和留學東京等地的成仿吾、郁達夫、張資平、田漢、穆木天等組織了一個文藝團體「創造社」，由沫若領頭，計劃在國內出版一個純文學雜誌《創造季刊》。沫若和成仿吾一齊回到上海，在泰東書店工作三個月之後，又回到安娜身邊。是年暑假又離開安娜到上海公幹。暑假將盡，沫若再匆匆趕回日本。一個偶然的機會，使沫若一家住進華麗如王宮的抱洋閣，博多灣的壯麗景色，盡收眼底。這優美的環境再度激起沫若的創作熱情。為了表達對安娜的綿綿愛意和殷殷情懷，沫若在準備畢業考試之餘，寫成戲劇《卓文君》，在文稿前頁題上：「獻給我的文君安娜」。司馬相如和卓文君這一對萬世傳誦的「叛逆」人物，不正是沫若和安娜的寫照嗎？沫若自喻為司馬相如，誓與文君安娜風雨同舟，白頭到老。

一九二二年底，沫若取得了醫學博士學位之後，便帶著安娜和三個孩子回到上海，一心撲在創造社的工作上。沫若棄醫就文還有另外一個原因，是他少時生病而重聽，影響到聽診器的使用。安娜本來希望沫若大學畢業後便有好的日子過，但沒想到生活反而一天比一天艱苦，堅決要帶著孩子們回日本去：「我們去了，你可以專心寫幾部作品，最好做出長篇來」。沫若心想：「是的，就寫安娜吧！讓安娜定型在文字上，永遠不死。當年意大利詩人但丁為他的女友丹雅泰麗絲寫出了傳世名著長詩《神曲》，我為何不

爲安娜寫一部《女神之曲》呢？這題目重複了我的詩集，那就叫《潔光》吧！安娜額前迷人的聖潔光環，永遠不會消失。安娜是永遠的瑪利亞，永遠的女神」。

詩人好迷不盡風流

同年四月，沫若又回到福崗與妻兒團聚，生活依然困難，還是回國謀職求生吧！遂於同年冬，再度舉家回國住進上海環龍路四十四弄。次年一月十四日晚，沫若接到一位署名「余抱節」女士約他到杭州西湖「見得一面雖死亦願」的信。沫若正想尋覓機會調劑一下心情，決定赴約。頗通詩情的安娜，認爲一個詩情勃發的詩人在異性面前表現出狂熱和激情，正是詩人創造力生生不息的表現。她早已查覺到在崗山時，沫若對鄰居學多姑娘深具好感，後來在福崗又曾與一賣「喀爾美夢」的姑娘暗暗相戀。沫若對異性的追求如脫韁之馬，被沫若譽爲聖母瑪利亞、女神和文君的安娜，是駕馭不了的，還不如聽其自然。安娜相信沫若善良的人品和對她愛情的忠貞，毫不猶豫地同意他去赴約，這是一般妻子很難做到的。

沫若興致勃勃地在兵荒馬亂中奔往約定的西湖旁的錢塘旅館。哈！哪裡有什麼余姓小姐！沫若敗興而返。但這惡作劇卻引發起詩人美妙的靈感，從而寫出了著名的纏綿動人的抒情長詩《瓶》。詩人在詩中幻想的西湖姑娘，正是他所愛戀的女神還是安娜。詩

中再現了他倆愛情如何離奇，如何艱辛，如何崇高聖潔，如何堅定不移。《瓶》可以說是沫若和安娜戀情的紀念詩篇。

新歡喜極舊愛暗泣

不久，沫若應聘到廣東大學任教授兼文科學長，安娜慶幸沫若有了固定職業，一家生活真正安定下來了。好景不長，到一九二七年七月，沫若參加北伐軍任政治部副主任。安娜和孩子們留在廣州住了一段時間後回到上海。沫若參與一次失敗的兵事後，輾轉於同年冬到上海與家人團聚。爲了避免國內的麻煩，沫若舉家於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去到日本。行前在朋友們的餞行宴上，安娜敏感地查覺到在座的安琳小姐不時盯住沫若，眼神悵然。宴後安娜問沫若與安琳的關係。沫若深知安娜胸懷寬闊，素無醋勁，坦率告知他倆共過患難，自然相愛，但不會結婚。安琳正是沫若新近生病出院時所寫那首《歌司迭里》一詩中的多情女郎。

沫若化名「吳誠」，和家人住在市川小鎮，不久遷居真間山麓。兩年之後在成仿吾的資助下，於千葉縣市川町國分村買了五、六間小屋，這才有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家，沫若在這裡展開了他對殷墟文物的長期研究。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後，國內抗日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，熱愛祖國的沫若渴望回國參加抗戰工作。這時南京方面取消了對他的通緝令，並要借重於他。第二年「七七」砲

聲響起，沫若迫不及待地別婦拋雛回到祖國，顧不上「此行拼得全家哭」了。安娜萬萬沒有想到，這時沫若給她的是最後的甜甜的一吻，未若此去便是他們傳奇式的異國婚姻的永訣。

沫若冒著生命危險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秘密回到上海，從此積極投入抗日的宣傳鼓動工作。在日本的安娜屢次被警視廳拘禁，有時還遭毒打，家也被抄了。安娜被指控有間諜嫌疑。

那時，日本當局在廣播中稱：「郭沫若帶了五萬名聯合中央軍在上海與皇軍作戰」。因此安娜的處境就更加艱難。當年沫若在市川時，一位監視他的警察好奇地探問他「在中國時，手下有多少人馬？」沫若覺得好笑，伸出了五個指頭，意指有安娜和四個孩子。那警察卻驚嘆道：「啊！五萬人馬！」沫若笑而不語，樂得愚弄警察一番。沒有料到竟被那個忠於天皇的警察當作情報去邀功了。

沫若雖然牽掛妻兒，但于立群小姐闖進他的友誼圈後，安娜和孩子們的影子，在沫若心目中便逐漸淡了、遠了。沫若不久離滬去香港，那裡更加遠離東洋。沫若在香港復遇于立群，愛情之火猛烈燃燒起來，飛速成爲眷屬，於一九三九年秋在重慶舉行的兒子漢英彌月宴會上，與于立群補行婚禮。婚後頭幾年每年都有一個孩子出生；沫若又新建起一個同樣是五個孩子的幸福家庭。

一九三八年一月，陳誠受命組織軍委會下設的政治部，特邀郭沫若出任第三廳廳長。當時的政治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府機構。中心任務是組織群眾，向群眾宣傳抗日，動員群眾支持全面抗戰。第三廳集聚了文學、戲劇、音樂、美術等方面的優秀人材，被譽為「人材內閣」和「名流內閣」。副廳長為范壽康，主任秘書為歐陽笙，秘書為傅抱石。下設五、六、七三處。五處掌管動員工作，處長胡愈之。六處掌管藝術宣傳，處長田漢。七處掌管對敵宣傳，擬請郁達夫任處長，因趕不及改由范壽康兼任，郁後來到後改任設計委員。各處均設三科，科長分別是：徐壽軒、張志讓、尹伯林、洪深、鄭用之、徐悲鴻、林國璋、黃維健、馮乃超等。三廳於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在武昌曇華林正式成立。當時聚集在曇華林的文藝大軍達二千餘人，盛極一時。其中有十個抗敵演劇隊，四個抗敵宣傳隊以及漫畫宣傳隊和孩子劇團。這支文藝大軍分赴各戰區及大後方向群眾宣傳和組織抗日，成績斐然光照史冊。

曲終人散愛斷情絕

安娜在極為艱困的環境中千方百計地把五個孩子拉扯大，時刻盼望中日戰爭早日結束，能和沫若再度團圓，重建幸福家庭。一九四五年抗日勝利後，安娜四處覓閱中國文化界動態的報導，到一九四八年秋天，她終於從夏衍主編的香港《華商報》副刊「茶亭

」上，看到了沫若寫的《抗戰回憶錄》，從而知道沫若在香港的下落。安娜欣喜若狂，趕緊帶上和生與淑兒乘船到香港萬里尋夫。郭沫若對這突然到來的喜遇但又是僵局百感交集，萬慮俱生。安娜獲知沫若另立新室，並有三男二女，頓覺天昏地暗，暈倒過去。

「苦等了十一年呀！結婚已三十年的患難夫妻啊！我曾為他作出巨大犧牲蒙受嚴重磨難啊！」司馬相如似的郭沫若終於負心於卓文君似的郭安娜，怎不令郭安娜悲痛欲絕呢？

事已至此，鬧也無益，安娜回想起當年

與沫若定情之時所說的話：「……即使有朝一日你拋棄了我，我也不會詛咒你。我那時只能責怪自己的命運，而不會去怨天尤人的」。她也就心平了。「命該如此！」

在創造社老友馮乃超的調停下和安娜兒女們的勸慰下，為了照顧郭沫若作為名流的聲譽，達成了和解。朋友們說服當局保證安娜今後的生活和孩子們的工作。不幾天，安娜帶著孩子們乘船到大連定居，以後移居上海。

到一九九四年九月，安娜於享盡人間天倫之樂後，以一百零一歲高齡病逝於上海，安息在她崇拜的詩的國度——中國裡。

聖文 拾夢抒懷

隆重 李 潔 著
出版 新臺幣壹百伍拾元

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，迭宰大邑，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、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，閱歷宏豐，見聞廣博，名作家阮毅成、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，以慧眼傾抒其感受，匯為智慧的結晶，與一般回憶錄不同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，趣味盎然。三十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新臺幣壹百伍拾元，歡迎購閱。
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。



①

郭沫若的圖照（文見139頁）

① 郭沫若（右）與京劇藝術家周信芳（左）、程硯秋（中）晤談時留影。

② 郭沫若（坐）早年與郁達夫（右）成仿吾（左）合影。



②



① 郭沫若（左）一九三八年在武漢與于立群（右）合影。
② 郭沫若在日本時留影。



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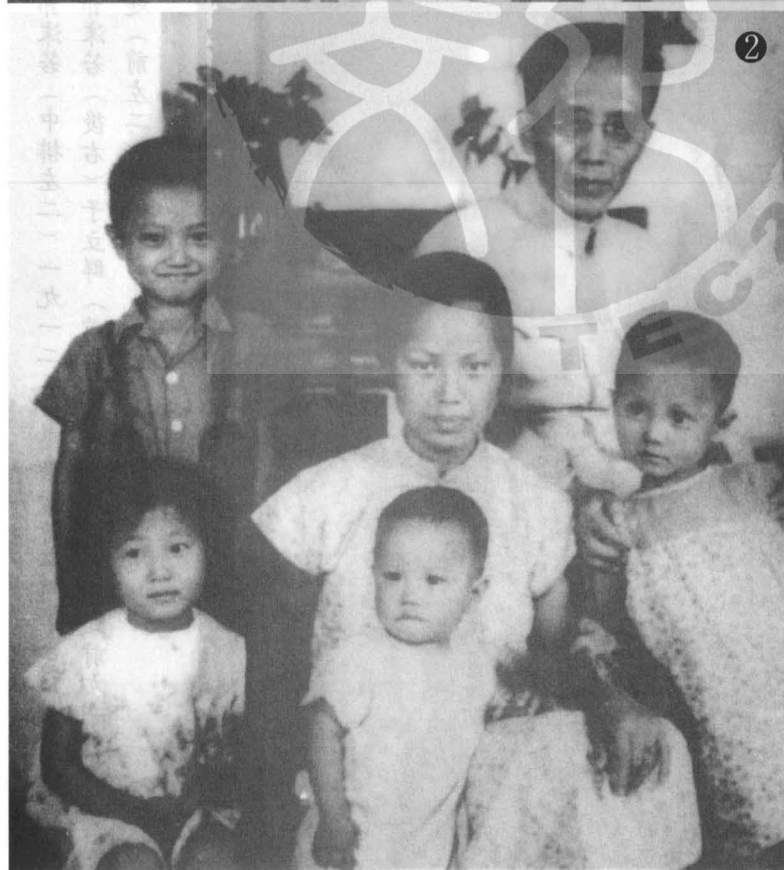


2

① 郭沫若（中排左二）一九一二年中學畢業時與同學合影。
② 郭沫若（後右）于立群（前右二）夫婦與周恩來（前左一）、鄧穎超（前左二）夫婦合影。



①



②

① 郭沫若（後中）一九三三年與日籍夫人安娜（前左）及子女們合影，後左爲和夫，後右博生，前右復生，前右二淑璃，前右三志鴻。

② 郭沫若（後右）一九四五年偕夫人于立群（中）與子女合影，後左漢英、前左庶英、前右世英、前中民英。